

《三國》的「四」

趣聞小品，熔於一爐。其中就有幾篇專門統計《三國》中的「四」。比如關羽四次中箭、諸葛亮四次騎馬、諸葛亮四次火攻等。饒有趣味，亦讓人嘆服專家讀書之細。

如關羽中箭，多數讀者只記得被曹仁射中右臂也就是刮骨療毒那一次。其實之前還中過三次箭，第一次為韓福箭中左臂，第二次為黃忠箭中盔縷，第三次為龐德箭中左臂。再如諸葛亮，一般人印象中，都是羽扇綸巾坐在四輪車上。但他也有四次騎馬：荊州城劉琦宅前下馬，得長沙馬上占課，上馬退過金雁橋，攻天水郡上馬出重圍。

諸葛亮的火攻都是書中名篇。按鄭逸梅的統計，包括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城、火燒藤甲兵、火燒葫蘆谷四次。這都沒有疑問。而最著名的火燒赤壁，沒有算在孔明頭上。此計雖先有黃蓋周瑜等人議定，但若非孔明借得東風，則雖萬事俱備亦萬事休矣。孔明至少佔半數功勞。合計孔明火攻起碼算四點五次。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早起的秋

清早七點早起外出，剛一出門，迎面而來一陣涼風，一秒之前還昏昏欲睡的人瞬間就清醒了過來。路上的行人，也大多裹薄外套，步履匆匆。涼而不凍，冷而不寒，酷熱的香港夏日，就這樣一聲招呼都不打，急急退場了嗎？

從巴士上下來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低頭一看時間也不過八點多，而抬頭一看已是艷陽高照，清晨的那一抹秋意在讓人不得不睜起眼睛的耀眼陽光之下彷彿被蒸發了一般消失無蹤。手機上打開天文台的APP，顯示今天的溫度是攝氏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此後幾天都是諸如二十四到二十八、二十五到三十一之類的溫度。看來今天也只是秋天在香港的一次試探而已，悄悄探出頭來，環顧一下四周，趁着早上夏日還在「呼呼大睡」的空檔，跳出來伸展一下四肢，而當夏日醒過來的時候，就又跑回自己的藏身處了。如此這般，也只有早起的人，能與秋天打個照面了。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順德人對陳村粉的愛，可以類比成本港人對腸粉的真心，但細細究極，又不完全一樣。後者脾性柔和，可包裹一切，有種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攻勢」，吃的人也時不時會帶着一股開盲盒的心情，夾起那條正待解開的謎題；而陳村粉，就像它的名字，有更獨立的屬性和鮮明「人格」，雖然一樣晶瑩剔透，卻野心不小，管它什麼舞台走位，不當主角不罷休。

去順德吃陳村粉，比起吃本身，更像是走進一座博物館，探探其中的豐富內涵。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當年的陳村人黃大概也沒想到，自己取各家所長研製出的米粉，現在已經是家鄉地標式的名片了。而即便是到了現在，大多店家依舊沿用傳統工藝，道道有秘訣，招招不含糊。從精選的珍桂米，到洗淨、揉搓、刷米、浸泡，再把原料放進滾滾滾動的青石磨裏，周而復始，米漿汨汨流下。這一幕是美食紀錄片最喜歡的鏡頭，好像光看着絲綢一樣的嫩白流動着，就已經獲得了內心巨大的安寧，折射出的亮光，讓順德人的堅持有了至高的佐證。

嚴謹的工藝保證了原汁米香，也讓陳村粉才情四溢，以薄、爽、滑、軟傲視群雄。跟腸粉相比，它身段更薄，拉開的時候能漏光，據說，行家手下的粉，每張都不會超過零點七毫米，雖然沒問出這數字的來頭，但的確精細得可怕，可怕到用「吃」檢驗時，都多出了些敬畏。又薄又韌的陳村粉也從不怯場，可蒸、可炒、可涼拌，無論哪種，都顯而易見主角地位。哪怕用排骨、臘味或蟹子與之搭配，吃着吃着，還會覺得吸飽了肉味的粉更香，旁邊更貴的食材，倒只剩下了工具屬性。心機如它，優雅素淨只是障眼法，唯有繞過去，方才看到一個變化萬千、亦動亦靜的新宇宙。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一次朋友敘談，聊起人生。某甲說，自己的孩子已讀中學，並問同歲的某乙：孩子在哪個學校讀書？某乙答道：剛滿周歲，我要孩子太晚，年輕時盡貪玩了。言下有些懊悔傷感。冷場眼見升騰起來，某甲呵呵一笑：老兄，我生孩子早，也是年輕貪玩的緣故啊。此言一出，在場者忍俊不禁，氛圍頓時扭轉。從此，我對某甲膜拜不已，呼為「梗中聖手」。

無梗不歡，已成時下生活一大定理。什麼是梗呢？我見過一種十分學術化的定義：「從被某個固定群體熟知的事物、事件或者社會意義衍生出的，被反覆引用、不斷演繹，信息量豐富的橋段或流行語」，這就是梗。這段話讀來拗口，說得也不全對，有的梗只在特定

場合或群體中產生和傳播，不見得有廣泛的擁躉。以我愚見，梗可算作文化密碼，需經過解碼，才能被讀懂。當我們進入並分享一種文化，就獲得了一部密碼本，可以輕鬆理解此文化中梗的內涵。對於這個文化圈層之外的人，這些梗則如雞同鴨講。

絕大多數「梗」來自網絡空間，劃開手機，俯拾皆是。但如果拾人牙慧，背書似的複述網上流行的梗，換來的只能是禮節性的笑聲，或戰術性的回應。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一不小心，用不對場合，那更是大型「社死」現場。

玩梗是一項高難度的技巧，考驗着人的智商、情商與口才。用修煉武功打比方的話，瞅準時機，精準「甩梗」，還只能算是梗功第一重。臨機應變，現場「造梗」，如相聲演員那樣「現掛」，且語言精彩，切中肯綮，讓人聽了叫好，過耳難忘，不得不學，就進入了第二重。繼續加以修煉，功力再高一重，則是接梗。善接梗者，看似只守攻，實則見聞廣博，心態開放。

如我開頭所說的某甲，面對來梗，氣定神閒，隨接隨拆，行雲流水，借梗甩梗，好比武士過招，無論對方如何變招，皆能妥妥接住，這才是絕頂高手。

「〇〇後」職場新現象

用一兩句話概括一個群體很容易以偏概全，塑造不完整的刻板印象。不過，忽略小部分例外情形，有些概括還是很鮮明提煉出了某個群體給人的大體印象，比如這句新近流行語「〇〇後工作唯唯諾諾，九〇後摸魚裝模作樣，〇〇後重拳出擊整頓職場」，給內地一點四七億「〇〇後」（據國家統計局人口普查數據，出生於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九年的人口為一點四七億）就立下鮮明的人設：強刷職場規則，拒當職場工具人。

不管是在公司上班，還是在企事業單位的朋友，今年聊天談及最多的就是「〇〇後」帶來的職場「新氣象」：入職當天一意不合即離職，每天準點下班從不看老闆是否還在辦公室，拒絕團建

講究獨立，不接受「誰來都能做」的重複性打下手的工作。他們還「發明」一些暗語，如不想和麻纏的上司爭辯，就在微信聊天陰陽怪氣地回覆「nsdd」（「你說得對」的拼音縮寫）；若直接開撕則不留情面地回覆「xswl」（「笑死我了」的拼音縮寫）；不理睬老闆列出的懲罰警告，則瀟灑地回覆「nbcs」（英文無人在意「nobody cares」的字母縮寫）。

職場新人「〇〇後」懶天懶地懶老闆、一言不合就走人，讓那些習慣讓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七〇後」「八〇後」員工端茶倒水的老闆目瞪口呆。他們敢於不掖着藏着，一方面源於此前獨生子女政策下從小「打不得罵不得」的嬌慣，另一方面主要還是因為初入社會無房貸車貸，亦沒有孩子要養，就算不工作生活也沒有太大影響，前路封堵後路尚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念和做事方式，這無關對錯是非。我想，如果有恪守「陳規」的老闆、上司對「〇〇後」強刷職場規則的行為說：「我對你很失望」，那麼善於學習的「〇〇後」，很可能會借用他們在短視頻平台經常看到的當年王菲的那句獲獎感言「對於金曲獎評委對我的這個肯定，我也給予充分的肯定」，回覆老闆、上司說：「我對你們的失望，感到很失望！」

《風鐸·敦煌》

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覽《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以現代科技形式展示敦煌文物及畫藏。生動的錄像投影能將石窟壁畫呈現得活靈活現，但參觀者更喜愛近距離觀賞各式畫作，其中於莫高窟第二五七窟發現的「九色鹿」壁畫，佛家善信都有親切感受。該作品由常書鴻臨摹，讓敦煌藝術得以廣泛流傳。

國慶節期間，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上演話劇《風鐸·敦煌》，就以「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一生作為故事框架，既寫敦煌藝術的獨特性，亦寫中國知識分子的堅毅精神。《風》劇由常書鴻女兒沙娜及兒子嘉陵開始憶述父親舊事，當中時空跳躍，但全劇仍然有條不紊地述

說了常書鴻生平。上半場的戲劇事件主要來自常書鴻與首任妻子陳芝秀的婚姻衝突，下半場則寫常書鴻經歷文革衝擊，雖然身體受到摧殘，但藝術心志依然熾熱。

編導蔡錫昌資料搜集充足，敘述歷史人物之餘，不忘透過角色講解敦煌藝術的創作特色，讓觀眾參與一場生動的藝術課堂。戲劇構成方面，劇作者以唐玄奘的角色遠赴天竺取經的史實，側寫知識分子追求理想的過程當中，如何與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資助機構協調打交道，最終才可有效達到目標。除此之外，常書鴻一再從唐玄奘身上得到啟發，致令書鴻對守護敦煌文化矢志不移，亦能讓觀眾加深感受書鴻的高尚情操。

戲劇藝術當以生動手法呈現故事，方可有效向觀眾傳遞信息。《風》劇上半場多次運用錄像投影，將敦煌壁畫具像化地融入舞台，給予觀眾繽紛的視覺效果。另一方面，戲曲化的「猴戲」和飛仙舞蹈，雖為劇情帶來點綴作用，但與全劇其他部分卻格格不入，藝術形式顯得分割。偌大的舞台有時過於空洞，尤其是下半場較多靜態場面，例如唐玄奘與西方傳教士阿羅本的連串對話，令到劇情節奏較為平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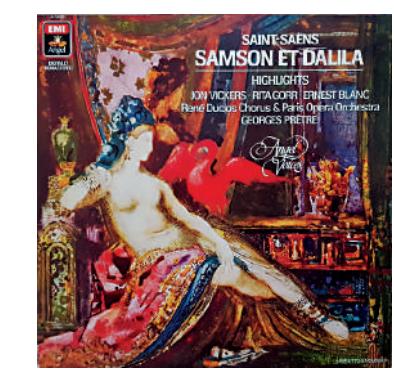
參孫與達麗拉

剛剛過去的十月九日是十九世紀法國作曲家卡米耶·聖桑誕辰一百八十七周年紀念。在其創作的所有歌劇作品中，取材於聖經《舊約》的《參孫與達麗拉》無疑是被上演最多的劇目。本周推薦的唱片乃是EMI廠牌旗下的Angel唱片公司於一九八六年發行，法國指揮大師喬治·普萊特執棒巴黎歌劇院交響樂團和雷內·杜克洛斯合唱團，攜手加拿大男高音約翰·維克斯、比利時女中音瑞塔·戈爾聯袂演繹的此劇精華片段。專輯封套採用了十九世紀法國象徵主義巨匠古斯塔夫·莫羅所繪製的《達麗拉》。

畫家僅用區區數筆對人物的面部細節和婀娜身姿進行粗略的刻

畫，甚至並未上色僅用線條勾出輪廓及陰影，而畫作核心顯然是色彩華麗的室內空間。左側深棕色的掛簾、草綠為主結合棕黃色的家居裝飾頗似我國唐三彩的色系搭配，並無傳統水彩的通透質感；達麗拉頭上的寶藍色頭巾、腿上搭的粉色繡金毯子以及身旁一隻形似天鵝的紅鳥從整個厚重的色調中跳脫出來，成為畫作最吸睛的局部。在莫羅的多幅同題材作品中，達麗拉多是以側倚的魅惑姿態示人。此作畫中女主角的「獨角戲」也凸顯了她蠱惑參孫的故事節。

「碟中畫」《參孫與達麗拉》／《達麗拉》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補丁

小學三年級時，同班有個姓戴的男同學，幾乎每條褲子都有一塊或大或小的補丁，即便是夏天，那些短褲也都補過。上世紀八十年代，這不是太丟人的事，物質的匱乏帶來的就是生活的無奈。他的個子年年長，高出同齡人一大截，在班級裏近乎鹤立雞群。

每天放學，住在同一方向的同學們會結伴回家。戴同學和我一個小隊，他的家特別遠。隊裏的其他五個人都到家了，他還是在路上。他曾指着家的位置給我看，柏油馬

路的盡頭，是一片樹林，彎彎曲曲的林間小路，他的家在叢林深處。「伐木工？」我不小心把自己的猜測說出了口。他點點頭，只說了句：「我還有個妹妹，她一定要穿得漂亮。」戴同學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所以，他少見的篤定話語和神情讓我記憶猶新。

後來，他妹妹也上學了，穿得並不時髦，但很整潔。一日，放學路上，不知道因為什麼，一個嘴巴極厲害的女生嘲弄戴同學：「都什麼年代了，還穿補丁褲，也不嫌丟

人。」戴同學一下子漲紅了臉。妹妹緊緊拉着他的衣角，問道：「哥哥，你不是說男孩子只有穿有補丁的褲子，才會長得高、長得快嗎？」為什麼她說丟人？」戴同學一把抱起妹妹，脫離了小隊，頭也不回地向家的方向走，不一會就消失在路的盡頭。

我一陣心酸，又不知能做些什麼。我兒時沒穿過一件有補丁的衣物，但我知道，母親有很多件衣服都是補了又補。論起家庭條件，我家的拮据或許一點也不亞於戴同學。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